

薪火相传六百年

石鳌塘『走将军』的年例史诗

在岭南的岁时节令中,茂名年例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。而正当正月十四的夜幕降临石鳌塘,一场跨越六百年的神圣戏剧便徐徐拉开帷幕——这就是“走将军”,一部用脚步丈量土地、用火把照亮历史、用锣鼓唤醒记忆的活的史诗。

■谭亚叶



源起:从洗夫人信仰到军傩遗风

行走在石鳌塘的青石板路上,仿佛能听见明朝初年的马蹄声。这条古村落的“走将军”传统,可追溯到六百多年前的明清时期。其精神源头,直指岭南的守护神——洗夫人。

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,在平定岭南、促进民族融合的过程中,将中原文明的礼乐与百越族群的巫傩文化巧妙融合。她麾下的将领与士兵,在戍边屯垦之余,将军事操演与祭祀仪式结合,形成了独特的“军傩”传统。先民们生活在瘴疠之地,对瘟疫灾害充满敬畏,于是将这份保境安民的渴望,寄托在洗夫人及其将领的神威之上。

“走将军”,便是请神入世,巡行四方。它以人的队列,演绎神的权能,完成一场驱逐瘟疫、守护家园的宏大叙事。这不仅是一场仪式,更是一个族群面对无常命运时,用集体力量构建的精神防线。

过程:力量与保护的承诺

年例的高潮在正月十五、十六,尾声在正月十八日。正月十八日,一年一度的年例正式结束。但其神圣的序章,早在之前的“点将”中就已谱写。

村里的青壮年,是这场史诗的主角。他们并非随意上场,而要经过严格的遴选。德高望重的老族长,立于祠堂前,如同运筹帷幄的元帅,依循古礼高声唱名。每一声“到”,都短促有力,是战士的誓言,更是对祖先的承诺。

被选中的男丁,脸上焕发着神圣的光彩。他们承接的不仅是一项任务,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契约。“分将军”环节更具象征意义——代表神将的木雕或令旗被郑重交到他们手中。从此刻起,他们不再是自己,而是神力的化身。

接下来的集中训练,将散漫的个体锤炼成出征的“神圣之师”。那些传承了数百年的舞步、阵型、锣鼓节奏,在反复排练中融入血脉。这是对古老的致敬,更是对责任的确认。

正月十四的上半夜,是整个仪式链条的关键节点。

宗庙内,香火缭绕,族人齐聚,祭拜先祖,禀明即将开始的盛事。随后举行最为庄严的“杀鸡盟誓”。族长与道士的祷告声,低沉而有力,在静夜中回荡,如同与天地立约。

约莫子时十一点半,这套繁复的启神仪式方告完成。浩荡的队伍开始巡行至各个宗台,接受村民的祭拜。巨大的年例旗在火把映照下猎猎招展,锣鼓之声震天动地。

正月十五,元宵佳节。白日的石鳌塘,从神圣的肃穆转入世俗的欢腾,呈现出一幅“人神共乐”的动人画卷。

这是一场超越了血缘的盛大聚会。远方的游子归来了,四方的亲朋汇聚了。村庄的每一条巷道,都流淌着喜悦的人潮。“摆醮”的场面蔚为壮观——主人家摆开丰盛的“年例宴”,



鸡鸭鱼肉,高凉佳肴,摆满席面。这里有最淳朴的待客之道:“凡来者不拒。”无论是至亲还是陌生路人,都能在此享有一顿免费的、充满人情味的盛宴。这种慷慨,源自古老的共享精神,是对丰收的感恩,也是对社区凝聚力的强化。

宗庙旁,戏台早已搭起。请来的广东粤剧团或现代歌舞班子,轮番上演。古朴的唱腔与时尚的节拍交织,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奇妙共存。更令人心动的是,这花好月圆之日,成了青年男女相识相知的美好时节。在喧闹的集市,在精彩的戏台前,爱慕的眼神在此刻交汇,美丽的姻缘于此日萌发。古老的仪式,因此而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与生命的延续性。

与此同时,“将军”在白天继续接受着村民的“检阅”。队伍前有“汉将”鸣锣开道,“将军”们或提火把,或持器械,跳着那传承了数百年的、充满阳刚之气的舞蹈。这不是表演,而是神圣的展示,是力量与保护的承诺。

十五日至十六日,“走将军”最核心的“入户”仪式在清晨庄严开启。

队伍行至每一户人家,院门早已洞开。厅堂之内,一盆甘蔗置于大堂中央,盆中油灯长明。最精妙的细节在于:甘蔗节的数量,严格对应着这户人家的厅房数目,一厅一节,一房一节,绝无错漏。

这看似简单的规矩,蕴含着最深切的祝福。愿神恩如灯火,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;愿家运如甘蔗,节节高升,甜蜜美满。队伍收取一节甘蔗,象征着将福气纳入囊中,并带往下一家。而当他们离开时,会将这节甘蔗随意撒在通往下一户的路上。

这一“收”一“撒”,完成了一场福气的流动与共享。祝福如同涟漪,从一家荡漾开去,将千家万户的命运,通过这条神圣的路线,紧密地联结在一起。整个村庄因此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,休戚与共,福祸同当。

巡行的队伍会数次回到村庄的固定节点,进行阶段性的净化仪式。

此时,喧天的锣鼓暂歇,取而代之的是道士吟诵幽远玄奥的祈福经文。然后举行“打杯筊”的仪式。当杯筊掷地,呈现一阴一阳时,便意味着神灵允准,此地的邪祟已被驱除出境。

随后,“将军”抬起菩萨,在村民的祷告、焚香与鞭炮声中,奔赴下一个地点。

如此循环往复,直至走遍全村。这个过程的每一次循环都是一次强化,让安全的感受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。

农历十六日清晨,当最后一户人家的祝福被收纳,“走将军”的入户仪式宣告完成。

然而,仪式需要一个庄严的终结。所有被驱逐、收束的“邪气”,需要有一个最终的归宿。人们将承载一切疫病与不祥的纸船,庄严地抬到江边。在众人的注视下,纸船被点燃,火焰腾升,将所有的不祥化为青烟。灰烬随江水缓缓流向大海,直至那遥远的未知世界。

这一刻,是彻底的告别,也是崭新的开



始。整个村庄完成了一次从精神到空间的彻底净化,重归清宁。年例,在晨曦与流水声中,圆满落幕。

传承:从尚武精神到文化新篇

“走将军”,其名曰“走”,其魂在“将”。它最初,是人民对将军的崇尚,是男子保家卫国精神的集体演练。在那古老的仪式中,蕴藏着一个民族最原始的尚武精神与家国情怀。通过年复一年的“点将”与巡行,勇敢、担当、守护的价值观,深深地刻入每一个石鳌塘人的心灵图景。

而今天,这套古老的仪式,在时代的浪潮中完成了华丽的转型。它已演变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盛宴——一种集音乐、舞蹈、歌唱、表演于一体的“傩舞”艺术。它的价值,不仅在于其强大的文化凝聚力,让散落四方的游子有了年度归来的理由;更在于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,成为了地方文化的金色名片。

更重要的是,它已升华为一种祈愿国泰民安的“康旅表演活动”。人们在其中,看到的不仅是驱邪的古老信仰,更是对健康、和平、繁荣生活的共同向往。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,在这场文化的盛宴中,感受到的不仅是视觉的震撼,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和文化的对话。

六百年的火龙,依旧在石鳌塘的正月夜空中舞动。那火光,照亮了古老的村巷,也照亮了前行的道路。从明清的烟云到今日的盛景,“走将军”经历了从单纯的驱傩仪式到综合性文化盛典的演变,其核心的精神内核——对家园的守护、对集体的认同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——却历久弥新。

当我们看着年轻的舞者接过父辈的火把,当我们听到孩童学着古老的锣鼓节奏,我们就知道,这条火龙永远不会熄灭。它是一条纽带,连接着过去与未来,个体与家国,凡俗与神圣。

在石鳌塘的星空下,那熊熊的火把,照见的不仅是脚下的路,更是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、生生不息的文脉与灵魂。这,就是“走将军”——一场穿越时空的奔赴,一曲永不落幕的田园史诗,一部用双脚写就的、关于我们究竟从何处来,又将往何处去的深沉叩问。



第六十五章

-2-

◎小说连载◎

也红

■阿明

飞机缓缓降落在江南市机场。罗为斌透过舷窗望去,登机时烟台东边的朝阳尚未完全升起,此刻江南的日头却已过了正午。公务舱的乘客先行下机,一辆中巴早已等在舷梯旁。车子在机场车道拐了几个弯,最终停在了航站楼到达口。

身材健硕的迈克刚踏进玻璃门,就被三名便衣从左、右及后方迅猛夹击制服。跟在后面的罗为斌和李河认出那是禁毒支队的战友,正愕然间,侧门轻启,韩劲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。他朝两位下属招了招手,三人随即从特殊通道离开。

这一幕并未让罗为斌太过意外。昨晚他向韩劲汇报秘密抓捕烟台旅游大巴的计划后,韩劲便在凌晨行动,将刚进入江南市境内的毒贩悉数擒获,并缴获了十箱高纯度海洛因。经突击审讯,得知这伙人是迈克在山东毒品销售网络的马仔,头目名叫赖包。他们的任务是护送毒品到江南市,亲手交给一个代号“罗氏”的人。赖包还交代了两条线索:今晚的交货地点在沿江路“摩登电器城”;今天上午迈克将从烟台飞抵江南——至于迈克此行的具体目的,他并不清楚。

韩劲与罗为斌反复研究后,决定由罗为斌假扮赖包,李河则扮作随从,今晚深入“摩登电器城”这处虎穴,将前来接货的江南市毒枭一举缉拿归案。

“摩登电器城”位于流花区沿江路,是江南市规模最大的家用电器批发零售商场。电器城的股东是“斗鸡眼”和欧光华,日常经营则由“斗鸡眼”的得力干将暴龙堂主负责。商场主营音响、电视、空调、冰箱、热水器和摩托车。江南市毗邻港澳,距南海不过百里之遥,这家商场内的商品大多是从海上走私而来的“水货”,利润高得惊人。

初秋的江南,不像烟台那样凉爽,空气中仍弥漫着暑热未退带来的闷意。软弱无力的晚风拂过皮肤,依然如夏日般湿漉漉粘乎乎,让人体感难受不适。华灯初上,“摩登电器城”内外人头攒动,嬉笑交谈声淹没在录音机、电视机和各色音响高分贝的喧闹中。乔装成赖包一伙的罗为斌和李河混在人流里,来到VIP业务洽谈室。

罗为斌向一名西装笔挺的领班说出接头暗号,对方神色一肃:“请跟我来。”两人跟着他穿过两道走廊,进入一间约四十

平米,只摆着三张龙椅的房间。职业本能让罗为斌迅速扫视座上三人:中间是位精神矍铄的长者,从未谋面却似曾相识。老者左边坐着满脸邪气的瘦高个,一双斗鸡眼格外醒目——这不正是江南市臭名昭著的黑道老大“斗鸡眼”?而坐在老者右边的,则是个满脸横肉,络腮胡浓密的大汉,看样子是个打手。

络腮胡大汉厉声喝道:“来者何人,报上姓名!”罗为斌不慌不忙上前一步,拱手答曰:“大哥在上,小弟自山东前来拜见,姓赖名包。”

坐在龙椅正中的罗为斌心头猛然一震:眼前之人不是我那亲侄子罗为斌吗?他慌忙从上衣口袋掏出电话本,从扉页塑料夹层中取出欧光华给的照片一对——果然是他!罗为斌强压情绪,分别同“斗鸡眼”和暴龙堂主耳语两句。三人随即起身朝罗为斌和李河走来,行至三米开外时突然拔枪!

早有准备的罗为斌和李河未等对方枪口对准抬起,一个箭步上前,控腕、击肘、劈枪,动作干净利落。罗为斌制住了罗为斌和“斗鸡眼”;全国警察格斗比武冠军李河虽右手带伤,拿下暴龙堂主仍不费力。

罗为斌左手还紧攥着那张照片,此刻内心喜惧交错,在挣扎间一下从希望滑向了绝望,不由得脱口大喊:“为斌侄儿,我是你大爷呀!”

这话一出,罗为斌顿时懵了。抬眼盯住罗为斌那张布满沟壑的老脸,猛然想起家中父亲的照片——眉眼确与眼前老者相似。母亲也曾多次提起,父亲有个失散多年的兄长。可父亲是战斗英雄、公安楷模,而这位“大爷”却是毒害百姓的罪犯……

他再次端详这张脸,却怎么也看不出“坏人”的模样。母亲说过,父亲临终前曾拉着她的手嘱咐:“日后若找到大哥,一定要让她儿媳像我一样孝敬他。”

老奸巨猾的罗为斌洞察到罗为斌的动摇,趁机抓住他持枪的右手往侧房拽去:

“我亲爱的大侄儿,我找你找得好苦啊,半个多世纪了……大爷有句悄悄话同你说。”罗为斌脑中一片空白,不由自主跟了进去。

刚一进门,罗为斌“扑通”一声双膝跪地,老泪纵横,连连叩首:“大侄儿啊,大爷是一时糊涂误入歧途!你今若能放大爷一马,大爷在美国的巨额财产全由你继承!”

禁毒战线多年,罗为斌见识了毒贩以金钱开道求饶的戏码,每次只觉厌恶。经过激烈思想斗争,人民警察的神圣使命终究占了上风。他坚定摇头,含泪道:“大爷,我们也找您找得很苦……可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形下相见。我父亲和您不是同路人。我若放您,别说九泉之下的父亲不会原谅我,更对不起我这一身警服!”

罗为斌不再叩首,绝望的眼神死死盯住好不容易才相认的侄子——奈何这侄子坚持要抓他啊!就在这时,他妻子孙丹的贴身保镖迈克破门而入,一脚踢罗为斌手中的枪,举起装消声器的格洛克手枪对准罗为斌头部。

说时迟那时快,长年练习太极拳的罗为斌一个右棚势,将迈克壮如树干的右臂打偏。子弹“啪”地射出,击中罗为斌右肩。鲜血顿时涌出,他眼前一黑,昏倒在地……

迈克不是一下飞机就被抓了吗,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事情是这样的:禁毒支队的三名警察把他押上车时已是下午一点,从机场到市区还需四十多分钟。三人一番商量,决定先到城郊结合部的城东派出所吃午饭——这就给了受过特训、身手不凡的迈克逃脱的机会。

迈克此次从烟台飞赴江南,身负着老板孙丹的重托:护送罗为斌从南海偷渡至公海,登上接应船后只再潜入香港,最后凭假证件直飞美国。

逃脱后,迈克在市区找了家桑拿按摩店。美美地享受过全套服务,他才趁四下无人之际从背包里取出自警察身上夺来的

三把六四式手枪,把玩几下觉得不称手,便乘公交车来到市邮电局寄存室。他站在一个保管箱前输入密码,从里取出自己存放的格洛克手枪和弹匣。随后在大厅拨通罗为民家中电话,接电话的阿青告诉他,罗为民已前往沿江路“摩登电器城”。

迈克又坐出租车来到沿江路,在小吃店里边吃着猪杂汤面,边观察着“摩登电器城”周边是否安全。待几大口把这碗面吃完,他很快离开小吃店,径直走进了“摩登电器城”。

不顾VIP客户经理的阻拦,他穿过两道走廊,闯入那间摆着三张龙椅的房间,赫然看见李河正持枪看守“斗鸡眼”和暴龙堂主。迈克认识那两人,而李河正是上午从烟台飞至江南时公务舱邻座的乘客。他瞬间明白状况,未等李河反应,抬手一枪——李河应声倒地!这一役,又一位英雄为祖国禁毒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……

迈克扬头问“斗鸡眼”:“罗为民在哪里?”“斗鸡眼”指了指侧房。迈克立刻冲了进去,并出手击伤了罗为斌。

屋里发生的一切,都被藏在阁楼上的欧光华看得一清二楚。这段时间烟台和江南的种种行动,真正的幕后指挥是远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孙丹。为确保丈夫罗为民顺利出逃,她设下两道保险:一是迈克,二是欧光华。

见迈克已然得手,欧光华这才快步冲下阁楼,着实把迈克和罗为民吓了一跳。没时间与他俩多做解释,欧光华焦急地说:“电器城前后门都布满了警察,随时可能冲进来。我在建楼时修了条密道,先快跟我走!”

秘密出口不远处,欧光华预先停好了一辆路虎。他从裤袋掏出车钥匙,单手递给迈克:“你们把车开到博港镇海天瞭望台停车场,会有人接应上船。一路顺风!”迈克一手接过钥匙,一手与欧光华用力一握,转身时说了句:“Thank you very

much.”

罗为民却站在原地,欲言又止。欧光华见状上前两步,拍了拍他肩膀:“老罗,到美国后代我向孙老板问好!”罗为民胡乱点头,踉跄片刻才鼓起勇气:“欧支,这次离开……我最放心不下的是阿青。这一别,不知何时才能再见……”他抹了把眼泪,“欧支,拜托你帮我照顾她,我给你鞠个躬。”说着就要弯腰,欧光华连忙扶住:“哎,老罗别这样,晚辈可受不起!你放心,我一定照应。”

此时迈克已将路虎开到跟前。罗为民匆匆挥了挥手,慌忙钻进车内。后视镜里,江南市的灯火渐次模糊——他未曾想到,这竟是此生最后一次回望这片故土。

数年后,当罗为民在异国他乡贫病交加、奄奄一息时,眼前最后浮现的并非曾经堆积如山的毒品与赃款,而是多年前许东赠他的那幅狂草:

“慎终如始,则无败事。”

八个大字,如铁画银钩,曾被她装裱高悬,却从未真正入心。

他这一生,始于流落。幸得纱厂老板收留,又随账房先生习字。凭着天资与苦功,他临遍名家碑帖,尤其偏爱文征明的行书。多年浸淫,竟融出几分自己的风骨,创出“罗氏行楷”,在书法界渐有名气。彼时他正担任树脂总厂工会主席,以笔墨遣怀,日子倒也自在。

恰逢老厂长许东调任市委。因赏识其才情,许东力荐他接任厂长。罗为民仍以“公务繁忙恐荒废书法”为由婉拒了。然而组织任命终究下达,他心念一转,便以索要墨宝为接任条件,登门向许东求字——他仰慕这位以狂草闻名、一字难求的领导已久,此番也算得偿所愿。

他还记得,许东当时审视他良久,才铺纸挥毫,写下了这八字赠言。

可惜罗为民始终只看见笔走龙蛇的形式之美,却未读懂字里行间的警醒之音。到头来,他困于表象,丢了风骨;贪恋捷径,失了初心。

客死异乡的那个寒夜里,他混沌的脑海终于闪过一线清明:原来命运早在那幅字里,写尽了结局。

当然,这些都是后话了。